

在龙湖

■贺红

在龙湖，必须把自己放低
低于湖面下的淤泥
才能触摸到
黑暗里生长的一节节藕莲

深入宛丘四千年淤泥的沉淀
去触摸一节藕的脉搏
我的心从没这样静穆而纯净

顺着藕的边缘轻轻一扯
便在经年和今年之间连一条线
龙湖里的藕

四千年如一日的淳朴
一如我宛丘土生土长的乡亲

勿忘我

(外二首)
■邵世民

雨中鸟
鸟中云
以及等待太久的树木
恬静得热烈而有趣味
在水泥与生活之间
渴盼是最高享受
雨斜斜地舞

夏至·立冬

石头，乌鸦
雨雪与风
当着时光的面诉说自己的心事
古槐试着把根举起来
才知道行走的艰辛
才知道站立的不易

来自严寒的温柔

严肃地失去
是为了认真地拥有
采一束冬天的腊梅吧
为了把心更紧地贴近春的温柔
霜才下枫叶
冰又上枝头

秋月

■张翠英

夜深月胧花影动，
手扶雕栏缓步行。
毛毛烟雨秋气爽，
雨打芭蕉西纱冷。



故乡

■刘振南

故乡的山
故乡的水
是我生命的根
故乡的花草
故乡的树木
是我生命的绿荫
故乡的土地
故乡的房屋
是我生命的温馨
故乡的校园
故乡的老师
是我生命的感恩
故乡的情爱
故乡的和谐
是我生命的新春
故乡的沧桑
故乡的巨变
是我生命的至尊

《铁水牛》投稿邮箱：
zkwbwjc@163.com

■散文

岁月静好

■王雪涛

秋日的午后，踏着遍地厚厚的落叶，带着满身的风尘和疲惫，我又一次站在老家熟悉而又陌生的土地上，审视我曾在这里玩耍、长大而后又离开的地方。

院子里洒满了秋日的阳光，母亲精心侍弄的花草滴红流翠。窗前的果树上，沉甸甸的石榴、柿子挂满枝头，泛出成熟的火红，像一盏盏小灯笼。我亲手种下的君子兰枝繁叶茂，茁壮成长，墙角的丝瓜、豆角寂寞地四处攀爬，寻找各自的领地。小院很安静。而以前这里却是一派热闹景象，那时我和两个妹妹都在家，姥姥也跟我们住，家里还养着鸡、鹅和狗。鸡和狗都很温顺，惟有那只大白鹅对我敌意很深。上高中时，每次从学校回家，它总是扇动着那双大翅膀嘎嘎叫着追逐我，冷不防偷袭我一下。每当这时，姥姥总是从厨房里出来，在围裙上擦了擦手，笑着把鹅赶走。岁月无痕，庭院静好。这都是很久以前的事了，如今，姥姥已离开我们12年了。

出得门来，面前是平坦笔直的柏油马路，不见了以前悠悠深邃的小巷，那种晴天一身土、雨天一身泥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。那时每次下雨总是让我叫苦不迭，有时不小心滑倒弄得一身泥水，到学校后衣服和书包几乎湿透。

有儿时的玩伴带着的孩子从门口经过，自然亲切地按辈分互相问候，递烟，我拿出巧克力奶糖给那孩子，他却躲着不肯接，身上依稀还有他父亲的那种腼腆。我从街上走过，足音敲击着我的心房，却留不下足迹。我知道虽然血脉相连，但我已回不到过去了，我不是老家的归人，只是过客。乡亲们却仍在这条街上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，左邻右舍，鸡鸣犬吠，演绎着或辛酸或幸福的烟火人生。有老人在街边晒太阳，从眯着的眼睛缝里看行人过往，看世态炎凉，看岁月流逝。街巷是时光的河流，时光是最神奇的魔术师，老人们逐渐会随河流而去，不留痕迹。

乡音是人的基因，渗透进血液

里，比村里的老屋更长久。记得邻村有一个卖豆腐的，常在冬天的清晨踏着霜花用他悠长嘹亮的叫卖声招揽生意：“换——豆腐！”声音扯得很长，豆腐二字短促有力，高音上去又猛地跌了下来。小时候他经常吵醒睡梦中的我，由于嫌他打扰了我的好梦，对他没甚好感。没想到这次竟然又碰上了他，他仿佛穿越了时光隧道，在岁月的雕刻下竟然和20年前没什么变化，时光好像在他身上停滞了一样。他悠长的叫卖声迎送着村里的日出日落，一直喊进悠悠岁月的深处。

不觉来到村边，收过秋田野一片空旷、寂寥，阳光的海洋四处流淌，只有风儿轻轻低吟，一切都那么宁静而美好，让人有恍若隔世的感觉，仿佛回到了童年在秋日里捉蟋蟀、烤红薯的岁月。远远近近的坟头随意地散落在野地里，像乡亲们干活累了，放下农具，躺在田埂上三五成群地攀谈，就再也没有醒来。阳光温柔地抚摸着他们黝黑的脸庞，爽

朗的笑声洒了一地，有清风、阳光、田野作伴，他们应该不寂寞了。那些坟，有些是我记事时就在那里了，而有一些，则是我认识的人的，我甚至还能记得坟里躺的是谁，多大年纪去世的，以及他们在世时的点滴细节。好像昨天他们还坐在地头路边闲聊，或者在村里的饭馆谈今年的收成，而今天他们已经相约躺在这里长眠了。活着在家里家外辛勤干活，累了就来到村外躺在曾劳作过的黄土里，好像平常收工回家一样，回归到大地的怀抱。生命宛如一段流传千百年的农谣，简单而随意，淡定而从容。

站在田野里回望村庄，秋日的乡村静谧而安详。夕阳似一个熟透的柿子，被树枝轻轻挑破，金黄的汁液给大地镀上了一层怀旧的古铜色，温暖着苍穹下的田野和村庄。这是我生命中一个普通的秋日黄昏，我多么希望时光能在此刻停留。乡村是我灵魂的归宿，它向往繁华的都市，也坚守清寂的村庄；它欢迎衣锦还乡的显贵，也容纳落魄潦倒的游子。

太阳逐渐在西天消隐了它的光芒，一弯月牙挂在东方幽蓝澄净的天空，清风月白，水清虫鸣，显得风月静好，乡村静好，岁月静好。生命轮回，岁月嬗递。我也终将在岁月里一天天老去，直到归隐岁月深处，在岁月里越走越远。



公园小
桥

肖宙 摄

■散文

醉在月中

■霍楠因

夜深了，我却怎么也睡不着。到庭院里走了走，让月华倾泻在我的身上，沐浴着我的身体，清洗着我的心灵。

她用美丽的光泽动情轻吻着我的脸庞，有风，从发丝里穿过。初秋的夜晚，已经很凉了。庭院里洒满宁静的月光，不甘寂寞的风儿沙沙作响，扇动着梦想的双翼。我仰望一轮圆月当空的星空，双眼被夜里的露水朦胧。

对月岂能无酒，诗人李白有诗云：举杯邀明月，对影成三人。与友共饮是一种交流，与月共饮是一种浪漫，虽然这种浪漫有时是无奈的。

月儿在今夜掀去了她的面纱，显露出明亮的面庞，用深情的月光，轻吻着我的脸庞。夜空很美，星光也在她深情的凝视下黯淡了。偶尔有飞机闪烁着尾灯划过，那是归家的行人吧，离开家乡那么久，终于盼到了团圆，就像今晚的月亮在憔悴的日子里逐渐变得圆满。秋虫低低地吟唱着，为中秋的夜更添一种寂静。谁家的狗儿叫着，像是不胜秋凉的凉意。远处偶尔传来人们的笑声和时远时近的汽笛声。初秋的室内弥漫着一种慵懒的温暖，而室外的月儿，永远明媚着她浅浅的微笑。

我独倚栏杆，心里突然有种异样感觉升起，那是种超然的平静，致远的淡泊。追忆往事，已无以往的怨天尤人，而是一笑置之。儿时的很多梦，在逐渐长大的日子里慢慢褪色。韶华易逝，不知不觉在人世已挣扎这么多年。欢笑也罢，泪水也罢，爱也罢，恨也罢，愁也罢，忧也罢，一切的一切，都逃不过一个情字。看开了，看远了，看淡了，始终也只是自己的一个心字哦。

我喜爱月儿，她是我儿时遥不可及的梦想；我赞美月儿，因为她皎洁明媚；我歌颂月儿，因为她风情万种。她是最纯情的友人，默默无语注视着我，伸出轻盈的双臂拥抱着我，我就又一次醉在她的怀抱里了。

■小说

花开的季节

■蓝西

一月梅花开，她回家过年。年后，她要坐车回省城。走之前，母亲要她带些家里的特产。她拗不过母亲，只好用塑料带装了些粉条和火腿肠。其实她不想带，她住的小区里有菜市场和小卖部，但不忍冷了母亲的心，只好带上了。

她不让母亲送，说自己坐上车很快就走了，母亲低下头答应了她，若有所思的样子。她坐上开往省城的车，不经意间回头看见偌大的车站内有一个熟悉的身影在东张西望，她趴在玻璃上看，像是母亲。

真的是母亲。怕你不够吃的，又送来了些，母亲说。她站在那里臆怔着，不能相信母亲会骑车十多里地来车站送粉条，市场上5元钱的粉条够她吃上半年。

三月桃花艳，她看到天气转暖，给母亲买件毛衣托人捎了回去。只过了一天，她接到母亲的电话，母亲问衣服能不能调换。是不合适吗？她问。

不是。母亲说完不说了。她急了，那是什么？能不能换了其他衣服你穿？母亲终于说了出来。

她有点心痛，因为母亲打个电话需要走两里路。她想起那家小卖部，昏黄的灯光，朴实的人家，砖砌的柜台。母亲很少穿新衣，也很少给她打电话，每次在电话里细细的声音像个孩子，说上一句要好半天停留，是为了听她说话吧。她叹口气，母亲啊母亲。

八月桂花香，母亲要来省城看她。母亲说，家里的石榴又大又好，有一家卖的变蛋也很好。

她说，不用，她不喜欢吃那些。

母亲还是带了很多东西，自己的衣服和鞋子，炸的馓子和变蛋，还有红红的大石榴。到车站接母亲，看到大包小包的东西，她哭笑不得，里面买的什么都有。

晚上睡觉时，母亲怕她休息不好，怎么都不肯和她睡一起，

说要住外间。外面的床铺很简陋，两人一直争执，最后没办法，只好依了母亲。

早上醒来，她首先闻到了香味，起床一看，母亲已做好了早饭，洗好了衣服。母亲住几天，每天都变着花样做菜。

一天中午，她下班回到家，不见了母亲。偌大的城市，母亲迷路了可怎么办？她找了几条街，没有找到。她回到家时，母亲已经回来了。母亲在厨房里，围着罩衣正在剁鱼块。她一眼看见母亲的白发，晶莹得刺眼。她说过她想吃黑鱼，没想到母亲大清早去很远的菜市场买鱼迷了方向。母亲最后东找西问，凭着记忆找了很久，才找到回家的路。

每一个花开的季节，都有母亲思念的味道。那些味道缠绕着她，无论她行走在哪个城市的街道。而那些花儿，布满了芳香。她知道，那些芳香飘万里，走得再远，都可以闻到。